讀儀禮記

讀儀禮記卷上

張惠言述

士冠禮

筮日主人朝服有司如主人服注云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

少牢筮日與祭同服朝服特牲筮日亦與祭同服則冠端

元之爲朝服非元端决矣

疏云此元端朝服而筮者是諸侯之士則諸侯與其臣與子

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元冕

以筮日矣案士喪禮卜日族長涖卜宗人吉服注云元端

雜記云大夫卜宅占者皮弁如筮占者朝服士喪注吉服

爲元端者以特牲筮日元端不可過之也然特牲質朝服

則此吉服亦宜爲朝服蓋士卜筮皆朝服大夫卜皮弁筮

朝服記曰君卜夫人世婦入蠶用皮弁則天子諸侯之卜
亦用皮弁矣少牢注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衮冕北面
是爲祭而卜服祭服爲他事卜筮皮弁孝經注云卜筮冠
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晉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
縢之書鄭以爲爵弁承天變之服疑亦皮弁卜服耳疏以
天子諸侯之臣與天子諸侯同冕弁爲異蓋非
所卦者注云所以畫地記爻案少牢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畫
地者此木也又下筮人書卦注云以方寫所得之卦則所
卦者兼有木方二物
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
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

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圻錢圻錢則八也案此用錢特以記爻非代蓍也以錢擲法不知始于何時諸家援此爲據則非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闑孔沖遠以爲門止有一闑則以爲有二案聘禮疏先云聘爲一闑言之下乃申二闑之說蓋一闑爲古說二闑乃賈意也案此文云門中闑西不言東闑西闑則惟一闑明矣鄭注論語立不中門云立行不當棖闑之中央則鄭以一闑可知

主人即位于門東有司即位于西方下云布席于門中門中者門屋之中則門東西方並門屋之外也筮人進受命注云自西方而前右還即席坐西面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

行就席疏云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是注疏義如此少牢筮日主人門東史東面受命于主人西面于門西述命則似筮席陳處為門西門東當在席之東者彼文不詳大分言之闑西亦得云門西也又疑彼門字當為闑字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注云道左主人位疏云門東北壁此疏非是重就倚處埋之理必于廟外庭中注云出自道出從門中央謂從中出也若如疏以闑之左為道左則闑得道名矣主人位在門外此其確證

設洗南北以堂深聘禮注云設洗近如堂深疏云碑東當洗案碑若當洗則設洗云當碑足矣何取堂深注云設碑近

如堂深不正如之辭以意度之設碑如堂南北之度設洗
則如堂室南至階之度邪
疏云禮之大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爲側此側尊昏禮
側載聘禮側饗之類一者聘禮云側受几者側是旁側之
義也案聘禮禮賓公側受几于序端注不言側義其文與
側授宰玉正同亦是無偶之義非旁側也凡儀禮一經側
字皆作特訓
每曲揖注云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疏云通及
廟門揖入爲三揖聘禮每門每曲揖疏云門中則相逼入
門則遠是以每門有曲案自大門東曲至禰廟闔門凡三
皆直行而每門有曲故疏以入門相逼解之鄭于冠禮惟

云東曲北曲揖略言之疏并以揖入爲三揖則非矣聘禮
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
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擯初傳命時擯介相去三丈
六尺于門旁各一步入門相去如初若擯介恒隨賓主人
賓主之間亦三丈六尺則門道每曲各左右于門一步也
依士堂三雉計之門及兩塾東西各二丈南北五丈七
尺四寸天子廟門容大扃七个若殺無文約之或容大扃
三个耳
贊者盥于洗西升注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經文及注皆當
以于洗絕句西字別句疏約鄉飲酒主人盥在洗北賓在
洗南贊者不可與賓並故在洗西東面由設觶洗西爲句

也凡盥洗之節尊者皆洗北南面卑者皆洗南北面鄉飲
酒盥洗賓主皆由堂降非有主人從內賓從外來之便又
介與賓同北面無卑不可與賓並之義諸經無東西面盥
洗者贊者之盥北面東面也經云若不醴則設洗有篚在
西贊者又何越篚而盥于洗西乎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謂先時主人元端爵
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之位與賓相鄉注云初至階
讓升之位非也

賓降西階一等受緇布冠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注云下
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賓降三等受爵弁注云降三等
下至地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即堂廉也士階三

等堂高三尺今堂廉去地三等則已有三尺案公食禮大夫食賓受醬湆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升又宜少牢于堂者不言等則止階上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笲菜注云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廉爲限廉以前即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即爲降堂降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簃下爲盡階不升堂然則堂更當崇于階乃有升降之節堂高尺數但就階廉爲度耳中等者中隔也謂不並等即爲中等與中月而禫閒三月者微異鄉射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則中隔一等與此異也

注云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此不過
小小儀節可通者居喪之服若布縶衛也綃𦎟魯也之類
至其大節則必從禮疏云如殷之諸侯服彡期不降上下
衛居殷墟亦不降上下非是
洗有篚在西南順注南順北爲上喪禮記大斂奠設楸于東
堂下南順饌于其上醴酒在南至祖奠遣奠饌于主人之
南北上疏云準大斂與醴酒在北益祖遣奠設與無楸北
上南上就饌以醴酒爲上也大斂奠設楸北上統于堂設
饌南上時尸在戶向之祖遣奠時柩在階閒故北上亦向
之也𢡟疑南順當以南爲上故記于此
注篚亦以盛勺觶案房中之篚有勺者醴尊不加勺故也此

尊既加勺則勺不在篚注連言之誤也又贊者洗于房中注引昏禮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此亦連引成文其實篚已在在尊北脯醢南洗東不須更設篚也沈彤儀禮小疏據此注以洗在篚西設之則篚已直東隅脯醢在北乃在堂廉不得爲房中矣更非也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云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敖繼公以載字爲衍文沈彤云特豚載爲何謂俎爲載也豚合升不合載右胖以醮子禮賓以左胖也合左右胖載者惟喪爲然案以載爲俎既不辭攷經文禮子無俎而禮賓有俎醮不殺有乾肉折俎禮賓之俎不同用乾肉以此推之則殺者專以爲醮子禮賓當別牲冠昏之禮皆合載

成人之禮取其具也若合升而不竝載則經當明之如昏
禮豈儕合升側載也沈說非是放去載字則升者將不載
乎更可笑矣　惟注云凡牲皆用左胖似左為誤字疏以
夏殷禮釋之亦未的
疏云三醮用再醮之籩豆再醮不徹薦惟徹爵而已是以三
醮祝辭惟云籩豆有楚不云嘉薦是其明文案經云始加
醮用脯醢徹薦爵筵尊不徹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則徹
薦爵在如初中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則薦脯
醢又在如初中若殺云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
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注云嚌當為
祭祭俎如初如祭脯醢經言皆明所祭者多若僅以祭俎

爲祭脯醢不得云皆也祝辭或言嘉薦或言籩豆文異義

同疏說非也

孤子禮於阼其冠蓋亦於阼當正在阼階不少北

若殺則舉鼎陳於門外疏云三鼎豚魚腊案經注無三鼎之

文經皆舉其異者惟陳之爲異則鼎不得多於父在者疏

恐非也

士昏禮

賓升西階當阿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答拜疏云主人不云

當阿則如鄉飲酒當楣再拜此疏最分明凡言階上者皆

當楣當楣者楹東西也有司徹云尸侑西楹西北面東上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及主人受尸酢北面于阼階上坐

卒爵興答拜尸西楹西答拜下云主人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又主人酬尸于西楹西酬復位注云言復位明授于西階上北面與鄉飲酒禮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再拜之文相應　主其設席則當少北而近序不正當楣與階是以鄉飲鄉射主人既卒酒降自席前適阼階卒爵明在阼階拜處之北也鄉射司射告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可知主人之席在東北也故凡司正告主人皆由楹內適阼階前以席在楹內故也　士喪禮大斂而殯注云于西階上于堂則爲少南此是喪禮變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illegible]在[illegible]于門外東方鼎在東方近東[illegible]也[illegible]西也士喪禮小斂奠

則云當東塾少南則所謂東方者正當東塾小斂猶用生
時禮則凡陳鼎皆當東塾可知士虞禮亨于門外西方下
云陳鼎于門外西方此略言之其實亦當西塾不與饌同
處也
賓奠鴈疏引何休說周人迎于戶而云在戶外當楣拜案在
戶外是也當楣非也納采納吉使者尙當阿示親親而況
奠鴈乃當楣乎且當楣則東階上斯時主人在焉其不容
奠鴈也明矣
設對醬于東湆醯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注云對醬設之
當特俎案黍在醬西經云設于腊北則對醬必在腊北注
與經違敖繼公依經設之腊北而兩席不正相直攷禮圖

豆圓徑尺二寸登與豆同敦圓徑六寸八分俎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橫設之兩莚相對菹醢居中豚魚二俎適當二豆之地腊特于俎北則對醬與湇皆當之鄭注是也席長八尺除中央二尺四寸兩相惟二尺八寸置湇尙在醬北則醬不得在腊北較然疑經文北字當是東字之誤䟽云設婦湇于醬北在特俎東若經文果是北字注與䟽無容不一及之而槩然以爲對醬當特俎湇在特俎東也

贊禮婦婦侇拜則贊爲男子盎室老爲之御沃婦盥又受脫服又與媵俱餕則當爲婦人注云御爲壻從者也䟽云以其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則亦以爲

婦人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注云謂助祭也自兼適婦庶婦言䟽惟

指適婦夫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

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

士相見禮

注云臣初見于君再拜奠贄而出䟽云君亦當遣人留之燕

也案下經嘗為臣者擯者還贄于門外再拜受注云受其

贄而去之䟽云相見無留燕之禮故鄭云而去之以絕之

也然則嘗為臣者主人不留之燕君子臣無留燕明矣

注或曰辟孤之贄也鄭存異說初不依之䟽云新升為孤見

已君法臆說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先見之注云先見之

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按前經文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拜固是先拜矣此經不云先拜而云先見則非如拜辱當出門北面再拜如相見贄之拜與然則曲禮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先拜客者門外拜之先拜主人者則入門內乃拜也

鄉飲酒禮

主人戒賓疏云冠禮主人先拜賓答拜此鄉大夫尊賓是鄉人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案冠禮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疏云鄉飲酒禮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此經文不具當以彼文為正二疏自違據冠禮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

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與鄉飲酒戒賓正同戒宿同科辭互相備冠禮䟽是此䟽爲非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䟽云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之時介與衆賓亦隨至西階下東面今唯于升堂時相揖無庭中相揖之事案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此謂衆賓也注云或統于堂或統于門則立庭南近門可知鄉射適者入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知不近堂也介于入門後主人未與殊禮則隨衆賓俱在庭中東面其位盖在碑以南此時主人至阼階前中庭西面揖之有司徹主人門東三拜衆賓此揖介在中庭可知介東面于其位揖進東當當遂曲北面又揖當碑又揖此揖讓如賓禮也䟽

非是

主人洗獻衆賓疏云以下不更言洗則以下因此不復洗矣

案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注云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疏未分明　張稷若云主人爲三賓成一洗一人辭之二人雖爲之洗不辭案主人若合一洗即是通爲衆賓而長者一人辭之注不應云二人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也

徹俎皆降注云復初入之位案初入賓無位介與三賓同衆賓皆庭中西面鄉射禮云賓降立于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降立于賓南衆賓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彼無介此鄉飲酒有介介當繼大夫而南皆于阼

階西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賓不復初入之位也

賓若有遵者諸公入如賓禮大夫入如介禮疏云公亦厭大夫也案如介禮者大夫從公入公與主人揖讓升大夫就階西東面主人旣降公揖公降立賓南然後降與大夫揖讓升而獻之其酢其位禮皆如介也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鄉射云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疏云入門左東面北上位案門左地狹不足容賓及衆賓門內東面蓋衆賓立者之位也賓初無位在介北可也

鄉射禮

主人戒賓賓出迎注云出迎出門也疏云謂出序之學門亦

如鄉飲酒出庠門皆有一門入門即堂耳案此賓家之門

非序門也

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

揖竝行案上下射竝行中閒相去如兩物容弓升階相隨

行及上堂而後左右併階隘故也

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相左疏云司射既不升堂不得與

司射向北司馬向南面相左也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

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近故云相左也案司馬之位在司射

之南則司馬反位時由南而西行司射當司馬之北而東

行是相右非相左也若以司馬適堂西遂繼司射東行是

又不得為相交司射雖不升堂由中庭適階閒必自階前

向北司馬降階向南司射在東相便其適西階東司馬自堂西來南行反位由西相亦便是交于階前相左也

司射請射于賓在西階上北面適阼階上告于主人遂告于大夫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告大夫在阼階與告主人並北面也

司射先反位注云鄉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䟽云初三耦在司射西南至再番司馬反于故位三耦將移于司馬之西南拾取矢之位未往之時未有故位故司射不得言先凡射皆有三位有堂西袒決遂比耦之位又有三耦射位在司射位西南又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衆先時三耦在司射西南即是司馬西南因司馬未就位故但

繼司射而言拾取矢時司馬已在位故復明其位曰司馬之西南非有二位也前是射位此來取矢事旣别端故不得云故位至第二番取矢則有位矣疏說非也

西序之席北上注云衆賓統于賓疏以衆賓三人而有東面者公卿大夫多尊東不受則于尊西賓近于西則三賓東面紫賓位戸牖閒不得以公卿大夫多而移近西當如大射小卿之席在賓之西衆賓繼而西故有東面席也

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記侯之鵠也又云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尺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此言中躬舌而不

及鵠質明互相備則鄉侯十尺畫虎豹鹿豕為鵠而丹質

明矣獸侯者王以息燕射義云凡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

燕禮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射與鄉射正相

當其侯同故記燕侯于鄉射也禮箋以為習射尙功當張

麋侯二正與大射同案射與鄉飲禮異者皆為習民以禮

樂不獻賢能故于賓禮輕與大射擇士有閒且若大射同

侯記不當記燕侯于此篇也

燕禮

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

天子太僕正君之服位者也大射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

下注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二注不

同疏云燕禮小臣師卽射禮小臣正大射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燕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案此云小臣師與射禮小臣師正同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故經分言正與師燕禮皆小臣正爲之故凡事唯言小臣不明爲正小臣正職事皆在阼階下其立位當在階前北面故此及射禮皆小臣師獨就東堂下南面之位而正之位不著注爲二說似失之射禮從者在小臣師東此不見從者下經小臣納工相工入者卽小臣從者也其位當在西縣北如射禮僕人也下經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于阼階上注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

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于其北北上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此鄭取射禮爲說以經校之左右正者當云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小臣從者立于其北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而無僕人正　射禮大射正爲擯擯者遂爲司正又有司射注云射人則小射正也燕禮射人納賓射人請立司正射人遂爲司正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然則射人爲司正者非大射正疏云或大射正爲擯或小射正爲擯非也射人者小射正小臣師者小臣之佐射燕禮所用雖異其名不殊獻士時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此一人當是大射正亦云射人者略之燕禮略于射故射人告具卽射人爲擯至射而後大射正親

其事大射主于射故射人告具大射正爲擯遂爲司正以監射也至小臣正君之服位皆正親其事不得有異射人司士獻在觶南其始位亦宜在此

酬賓主人坐祭遂飲賓辭注此降于正主酬也大射注則云比于正主酬也疏各爲之說按正主酬賓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無立飲之禮此以公卒爵立飲決主人代君行酒亦宜立飲今坐卒爵故辭之注又言所以坐飲之故乃比于正主酬也大射注爲是此注寫誤耳

媵爵者序進酌散交于楹北注云交而相待于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下經云序進坐奠于薦南注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以爲先者于南西過後者于

北東行按大射注云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若如疏說則是相右非蓋誤會注以右爲上之文也凡往來無相右者鄉射禮可證鄭云以右爲上者謂階下並行時來既上賸居右及其升堂上賸由階上之東進莫觶右還與進者相左則在西方而降又居右也

司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則似司正既降而後公許告于賓在階下矣大射云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不降案司正告公告賓前後皆在階上不應于徹

俎獨降則降字當在告于賓之下者脫字失處耳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注云北面酌南鄉獻之于尊南大射注則云主人既酌西面旅食北面受之不同案燕禮旅食尊在門西旅食立于其南主人獻之于尊南有尊在北不嫌背君故得南面大射注云凡授爵向所受者是其正也大射避射位旅食尊設于樂縣之南旅食者位在士南是不當尊南若南面獻則是背君故西面獻而北面受也

若射注云納射器而張侯此據庭中無侯至納射器乃張之非如鄉射之繫左下綱也疏以大射納射器無張侯之事故特言之非矣大射始張侯不繫左下綱則納射器後亦必有張左下綱之事文不具耳

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宮中者獻之于阼階上則其位當

如注在東堂下也注云獻于阼階上別于外内臣也䟽以

在朝廷者爲内臣在鄉遂采地者爲外臣案大射注云三

宮獻于阼階上別外内臣也無于字是以三宮爲内臣別

于卿大夫士之外臣䟽說非鄭意

大射儀

胥薦主人于洗北注云主人下大夫也按燕禮注主人大夫

之下䟽云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不云下然則此注有下

字者衍也

太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注云三人爲列

也此三人爲二列前一列太師少師上工後一列羣工也

疏以太師後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誤

司射比三耦注云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

案大夫皆升就席門右北面安得有大夫此三耦皆士耳

司射西面誓太史遂比三耦遂者繼事之辭明西面不改

也前司射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此告射

耦之法而選三耦在其中非爲選三耦也告君以尊者故

但言大夫之耦而已鄭以三耦選大夫爲之遂不可通

中離維綱注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蓋謂矢絹繞于綱謂中

綱也耳語辭梓人繫侯于植者字作絹非絹也疏誤以絹

爲絹字謂絹則維也又以耳爲耳目字謂以絹爲綱耳謬

甚

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疏謬誤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案射事已竟無事司馬馬字誤衍當云司正

乃薦司正疏云薦司正言乃者緩辭既薦士乃薦司正也案司正庭長其位是士故獻士先薦之猶主人是大夫獻大夫時先薦主人也疏說非是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疏以獻旅食西面授決太史等北面主人亦西面授小臣師南面主人北面授案旅食別于士故別尊獻之祝史小臣師皆士也獻之當在士中薦之于其位如司正例耳經云就其位而薦之非就其位而獻之也疏妄說

此經諸官有始入不言位而其後可見及注明言之者主人在洗北薦時見之小臣師在東堂下其先入時不言大射正至爲司正然後有位司射司馬服不矢人至射然後有位大樂正小樂正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庶子正庶子內小臣工人士梓人司宮祝則注皆言其位量人巾車隸僕人注言其受獻之位是也又有經注皆不言其位者小臣正小射正人凡二司馬師小史宰胥甸人是也以義推之前射時量人巾車張三侯樂人宿縣司空設尊布虡射人宿視滌膳宰具饌此皆有事先在射宮者樂正僕人內小臣皆內臣之屬庶子宿衛主人宰夫是膳宰之長及工人士梓人隸僕人皆掃除之官必先就位而俟不隨君入故入

門後不著其位案公食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此賓諸公卿之薦不自房來則宰位不在北堂燕禮宰夫官具饌于寢東注又以內小臣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則宰胥及有司在東堂南面西上少退于小臣師庶子內小臣又少退于勝宰可知也量人巾車隸僕人及服不皆是有司之屬司射命有司納射器在西階前東面右顧則有司在在西方北南可知服不事在于乏宜在乏後侯事三官得獻爻服不則其位在門西旅食後東面北上可知也射人爲擯者擯者位在中庭又將爲司正小射正薦之亦在觶南則未爲擯及未爲司射將大小射正皆中庭北面東上可知也大射正既爲司正一小射正

爲司射贊公射時有二小射正第三番射作取矢作升飲皆小射正爲之其事與司射相代則小射正二人次司射立于太史之南可知也小臣正詔相君禮小臣師佐之及其從者俱當隨君而入小臣正恒近君君在庭則左右君有事則升贊君在堂則當階下北面比于祭禮之宗人其位無定故不言位小臣師及從者初從小臣正至阼階下公升之後則就東堂下位可知也司馬正司馬師皆司馬之上其始入在士中及射時司馬位司射南司馬師行事與司馬相代則次司馬而立司射南可知也小史者太史之佐經云太史在于侯東北北面東上則史非一人小史在其中矣至射時太史位中西司射命太史太史則命小

史小史命獲者則小史次太史而立中西可知也司宮士
即司宮之長位北堂下甸人亦有司也位西方士南有司
不與射閽人守門鐘人守鐘懸賓賜脯于門內嚮者蕃鐘
人往受之非樂縣得至門也又司正位在觶南及射時不
見司正所立案君射畢云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司正惟
有二位堂下在觶南堂上位在西序端先時工人士梓人
畫物射正位之是司正在堂或者即在序端乎　僕人正
及師與士相工者隨工遷東階于工後仍有不相工者在
西縣北爲士舉旅僕人師升酬是也

讀儀禮記卷下

張惠言述

聘禮

胥夫人之聘享䟽云行聘君訖則行聘夫人行享君訖則行享夫人案下經享君訖始聘夫人則享夫人此䟽誤也

有司展羣幣以告注羣幣私覿及大夫者案及大夫者卽記云問大夫之幣俟于郊公家幣也私覿與大夫並言則私覿之幣亦公家齎之矣是以夏官校人凡國之使者皆供其幣馬注云使者所用私覿賈以私覿之幣是賓介自將已物謂諸侯禮與天子不同非鄭義也

展幣于賈人之館注云不于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者就焉便疾也䟽云聘客無過一勞下文使卿近郊勞此乃

遠郊之內得有此勞問已者謂同姓甥舅之國而加恩厚別有遠郊之內問勞也案同姓甥舅之國別有恩厚問勞於禮不合周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三辭拜受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彼疏謂不致積者謂不以束帛致之非全然無積然則賓至遠郊主人當設積準飧不致猶牢夫朝服設之則積不致亦有士大夫設之可知注云勞問者當指此不得云積故槩從勞問也

注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張稷若受送何拜皆北面何是疏改受為授非

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此致命蓋在門外以館為主國所有門外致之象以館授賓也

覲禮賜舍注云侯氏受館于外既則儐之于內葢準此致館爲言賈疏以爲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非鄭義也

又疏云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此又非前文勞者不答拜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　又疏云卿以空拜致飧此又非凡此篇中自郊勞致館以至致饔餼將命者皆無拜豈飧不致者反有拜乎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注云于此得君行一臣行二于禮可矣疏云君立無過近于內霤閒去門近去階遠不得君行一臣行二據大判而言又云君立三分庭一在南案此君所立中庭與後裼降立同處享設庭實注云亦三分庭一在南是時公在中庭也介覿注云北行三分庭一而東

行當君乃復北行是時公亦在中庭也則公立當庭南北之中不近內霤賓入門左曲公南面與揖賓北曲公西南面與揖揖訖公東行向堂塗北行當碑而賓相及俱揖是君行一臣行二矣

賓立接西塾注介在幣南北面西上疏云賓門西北面介統于賓案門西當作㮚西介西上則賓㮚西可知北面又當作東面下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疏云賓東面故上介西面授是也皆寫誤

禮賓北面奠于薦東注糟醴不啐啐是卒之譌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注不側受介禮輕案側受當爲授

夫人歸禮注臣設于戸東臣當作豆

公館賓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案記擯者

贊辭是公每一事再拜張蒿菴以擯者歷舉四事而君拜

之則似君總再拜非也

公食大夫禮

公設湇于醬西賓辭坐遷之疏云東遷所移之故醬處案故

醬處是席中公設當其處賓遷東所雖西于醬尚在中東

也

羞庶羞先者反之疏云反之謂第二已下案經第二以下反

取之門外先者一人反取之階上

大夫相食降盥受醬湇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

升一等賓止也注云主人三降賓不從疏云不數主人降

盥者鄉飲射禮降盥爲洗爵故賓從此不爲洗爵故不數之案經文賓止承上皆自阼階降堂受之文不得兼蒙降盥故經云三降其降盥賓亦從降矣然降盥不異公食而記之者設洗在庭如饗與公盥堂東異蒙上如饗之文也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注云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于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在車前案賓及位當爲及賓位車始中道而往于門爲當闑賓位在闑西故必還向西方稍前至賓位而北面立是時賓入次不得云賓及位北面賓出次後立于其前也

覲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注云四當爲三初享或用

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惟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疏云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案鄭于事畢云三享訖謂三享皆訖乃爲事畢則三享三度致之禮器言大饗龜爲前列是無皮馬乃言再享貢國所有不得混三享爲一此疏既非禮器疏亦以龜在馬後並誤

饗禮乃歸疏天子諸侯燕己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鹿鳴云燕羣臣嘉賓者文王于羣臣嘉賓恩厚燕之無數故先言其實無幣也案鹿鳴孔疏云饗食有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不言幣故略其文與賈說異當以孔疏爲是蓋天子燕禮有幣侯國無也

疏云王制至于岱宗柴彼注以爲告至堯典至于岱宗柴注爲考績燔柴此又爲祭日柴不同者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告至訖别有考績别有祭日以爲方明之主案經惟有一柴而疏以爲三柴外誤已甚祭日告至乃行考績之事鄭三注本爲一義王制承類于上帝宜社故以告至言之堯典言舜攝位巡守考績故以考績言之此言祀方明故明所祭爲日耳

喪服

絞帶疏云王肅以爲絞帶如要絰焉雷氏以爲絞帶在要絰之下言之則要絰去一以爲帶疏以雷氏爲失案生時大帶四寸革帶二寸是牛于大帶則絞帶之大不當如要絰

可知雷氏當是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案不言爲所後者之父母所後者若有父母則又爲之後者也期章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以雖廢疾不立無重可傳而主其[illegible]者不可以輕服服之也其父沒有母者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也然則所後者之祖父母卒亦當爲後云若子者容宗子受重于曾祖祖父及父竝不傳重宗子死而父存則喪無二主此爲後者不得爲三年自如其曾祖服齊衰三月故著之此與父卒然後爲祖父後者服斬正同也

君謂有地者也此卽上云君至尊注云公卿大夫有地者謂

之君採此傳爲說也士無地故無臣疏乃云無地公卿大夫衆臣以杖即位謬于傳注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案嫁母與出母異出母父所絕嫁母爲父服斬衰三年恩意之極非父所絕也但以改適他族不終母恩故以父在爲母之服服之見其恩由于父在故云從爲之服謂追從父在而爲之服也繼母如母則淑母既嫁亦同異乎出母者雖爲父後亦服也若夫死妻稚子幼而與之適人者母既非父所絕于子又終恩繼父尙爲期則母三年決矣蕭太傅以嫁母比出母韋元成以與母適人者爲母比出母俱未允

大夫之適子爲妻疏云上杖章爲妻者是庶子謂大夫之庶

子爲妻大功　上杖章注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
子張高菴云謂士之庶子也大夫之庶子僅得服大功何
以得以杖即位乎是也彼疏亦誤
爲衆子注女子在室亦如之案疏云女子之義如上姑姊妹
但上注鄭云在室此不云在室可知故略不言也則鄭注
無在室二字今本有者後人增之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疏云此大夫之妾子若適妻所生第
二以下當直云昆弟不言庶也案此庶子斷適妻衆子及
妾子言之疏唯云妾子則注云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
爲豈得惟爲妾子乎
適孫注云凡父于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此鄭廣解立後之

服謂體而不正正而不體及非正體而傳重皆包之故經無適曾孫服也云父者爲人後者爲之子皆得以父統之疏乃云非長子婦及于非適孫傳重同于庶孫大功失鄭義矣其云祖爲孫本非一體但以報期亦非是傳重正體故爲三年不正體降期是其差也

齊衰三月章言爲傳君者三爲傳君君之母妻此七服也傳主言仕焉而已者以其爲君之母妻服故知非去國之臣也君中兼有諸侯及大夫君然不若去國反服者士之去國如雜記之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定故不得言也惟士乃有大夫君疏引此證大夫在外非大夫爲宗子舊君此大夫服傳主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又言大夫去君

埽其宗廟則此大夫不必待放卽去之他國亦同反服矣言未絕者則君不埽其宗廟卽爲已絕不反服也若其仕焉而已者禮云公卿大夫食采雖致仕不奪其祿故王制注云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卿之田六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大夫之田二十七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明諸侯亦然旣食君之祿當爲君服斬爲小君服期不得自同于民服齊衰三月明矣若其被輙而不去者則固民也不得名爲大夫士矣大夫在外則去君而巳絕者也大夫爲舊君無服而其妻服之長子未去亦服之旣去則亦不服大夫之妻及長子皆與大夫同貴故特著之其士在外其妻長子本與民同自爲庶人爲國君之服

不必著言大夫之庶子非民又于大夫無繼體之道于著

君雖不去可以不服也

適孫殤在大功而無適子殤服者期者服之極不可以服未成人略之使同于將爲後者而已疏以殤未成人不殊之無以通于適孫也

適婦大功傳不降其適也凡適服皆加此云不降則庶婦之服爲降而適婦以不降爲加也昆弟之子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然則正尊于卑者加尊有降婦于親殺宜大功孫婦小功加尊降一等故以婦小功孫婦緦爲服而適婦之不降者爲加非不庶爲宜降也由是言之子孫之服者皆以至親無降尊之降亦是加隆與上殺之服于尊加隆

正相報也　又經有適婦無適孫婦䟽于庶婦推之云適孫婦小功非也凡父于將爲後者皆期則于將爲後之婦皆大功統于適婦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不可以服正體之重也

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䟽謂君所臣者不爲之服子亦不服之案經有君之庶昆弟服而無公子服則知公子于世叔父庶昆弟之等皆不服䟽說是也然則此傳明公子之服也

鄭注婦人髽皆云露紒而以麻或布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着幓頭與男子之髻髮與免同雖麻與布異而其制不異皇氏以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

髽喪服又云髽衰三年惡笄有首以髽則與小記文不比故爲三髽之說以爲成服役之髽惟露紒與鄭義不合故賈孔皆不從之案小記文云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下乃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是其義主于言未成服時男子括髮免與婦人髽相對之節至成服而男子冠則婦人始可以笄明喪笄以終喪爲男子冠之後非謂髽者必不笄男子既冠婦人必不髽也然則成服以後當男子去冠而免之節婦人去笄而髽此又與惡笄終喪不相妨者也既夕丈夫髽注以爲互文以見婦人髽婦人本髽此復先時男子免時之髽故必以丈夫互見

之耳故笄當以去笄不去笄爲二種鄭注記云吉以髮則髮有著笄明矣鄭言有著笄者對士喪禮髮于室不著笄也不當以露紒與著麻布爲三種也戴東原氏以髺髮免髽所以代總非更有麻布加于其首案喪服三年章布總箭笄髽衰三年記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子與婦所異者笄而髽不改後云布總乘上二人明之則總與髽非一物明矣且如免以代總則男子不冠時固須總髽卽有冠豈得戀髮之散而不束之哉又男子免而婦人髽喪服主言成服之後對男子冠言總笄足矣何必明之爲髽故知斬衰章女子子之服布總箭笄髽爲三事非以爲一事又以婦人布總見男子亦有總婦人之髽見

男子亦有髻髮問也　士喪禮鄭注云髺之異于髻髮者

旣云繼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然則髺者

男子婦皆爲大紒髻髮則不爲大紒也

士喪禮

幠用斂衾注引喪大記去死衣疏引記注死衣病時所加新

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綵經此下方言復則去死衣

中不容有復衣記注求及會此也去死衣示卻死氣衣復

衣以返生氣耳非俟沐浴

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疏云衆主人不言坐則立

可知婦人雖不言坐無立法又云喪大記士之喪主人父

兄子姓皆坐于東方彼據不命之士此命士也旣夕記疏

又云有命夫命婦來兄弟爲士者則立無命夫命婦則同宗皆坐二說並解案經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俱不言坐蒙上于坐文也與喪大記正合記疏或當是

陳襲事有極襲時不及誣該于設決中大指有決中次指有極相因皆在握內也注不言極而言決內之韋籍是明決所以得麗學之故疏不察以韋籍爲極并一事解之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案下經鼎入阼階前西面錯注云錯鼎于此宜西面疏云對在門外時北面則西面當爲北面之譌凡鼎縱鼏橫此鼏西末則鼎無緣得西面也

皆覆進柢注云皆覆爲塵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經不見

殽物或是牲體覆耳

朝夕哭位西方東面北上案入門不見西方之賓經云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則士在西方可知門東賓則士之屬吏諸公少進有二種疏以門東賓為士而屬吏又在其後不及門西賓為何人疏矣

兄弟皆即位如外位賓繼主人之南疏云外兄弟少退故卿大夫繼主人案外兄弟該兄弟中既云如外位即不少退可知賓繼主人大判言之疏說非也

既夕

注祝徹宿奠降疏云此所置之處不言亦序西南可也案此執以待遷殯不甚故不言其待之處則當在序西南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注奠畢乃得東面面字衍

記招而左疏還以左手招之非也招而左謂招之向左謂微左還也

明衣裳長及轂注云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見此及轂者被土也疏非

注云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裳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歟此鄭因惡車而差之其實士吉時乘棧車不漆無有緆反乘漆車之理緆與小功並當駹車也疏附會之非是又記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此記人因喪車無等殺解大夫以上有貳車者之制耳疏云在喪可以副貳非也

士虞禮

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據下淳尸盥疏兩言在西階之東南字誤也此與少牢同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主人降案記云尸出門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則似祝入未徹宗人即詔降與經不合蓋記言尸出門祝反入門謂入徹也旣徹執其俎出則未便出門之門左復位北面宗人乃詔降耳記于經所言皆略之故不言徹也下記無尸云旣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疏說初可互明

特牲饋食禮

乃宿尸注當脫古文宿皆作羞六字

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注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疏云有司徹主人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注云衆賓一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經云皆答一拜明人人從上至下皆一一獨答拜所以不再拜者避國君故也此士賓賤問多少皆一時再拜案注士賤得備禮即大夫之賓一拜爲不備禮不以一一獨拜與一時拜爲備不備也國君無拜衆賓之禮又不須避之而爲一拜也且有司徹之字鄭從古文爲壹不作一一字明亦一時俱拜疏說非

祝命挼祭節注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十五字近刻本脫宋本有之案疏云不從今文引古文者欲見

挼下有祭無醢故發之而不從也則此十五字疑有誤當云今文改挼皆爲挼古文此皆爲挼祭也蓋今文挼醢字改爲挼卽與上挼祭爲一鄭破之云古文惟有挼祭不聞有挼醢明此字不得爲挼故䟽云挼下有祭無醢也　又經挼于醢宋本及釋文無于字爲是

洗獻衆兄弟注則如獻衆賓洗明矣案如字當作卽

無算爵節注凡堂下拜亦皆北面案此爲經云長答拜不著面位故明之也䟽未了

主人出立于戸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案西南當爲西面當依張淳說唐石經誤

䟽云上大夫當自儐尸無燕族人之禮故有司徹云主人退

注云反于寢也是無燕下大夫不儐尸與士同案特牲作
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少牢不
儐尸徹作薦俎注引特牲設于東序下是亦燕也故疏以
爲下大夫與士同是也有司文云主人退有司徹少牢不
儐尸云主人拜送于廟門外及反婦人乃徹其文正同鄭
注有司云退反于寢者卽探不儐尸之經爲說耳反于寢
以俟徹非不燕也疏說非是
旅酬疏云賓旅長兄弟長兄弟在右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
受旅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
左案中庸云旅酬下爲上注引特牲禮明之鄉射云司正
作酬曰某酬某子注云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故鄉飲酒禮

非介皆受酬者居左尊之所謂下爲上也此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者猶鄉飲尊介使不失故位也其餘賓主相酬並宜如鄉飲受酬者受自左疏云主人常在東邊下爲上之義非也

記注云主婦酬內賓之長宗婦之姊婦舉觶于其姒婦其節與其儀依男子若然則酬主婦當在主人酬賓之節舉觶在兄弟弟子舉觶之節也案主人酬賓時內賓尙未獻無緣先酬酬內賓當與宗婦舉觶相接爲之注言其大判耳

主婦俎觳折注云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案主人以下所用皆左胖而主婦佐食分右胖殆非也右後足三體髀蹊不升祝俎髀蓋卽此以祝接神宜

用右胖也肫胳則皆在尸俎又何所得殽爲主婦佐食俎乎注中後右足右字當爲左字之誤後左足有三體惟骼用之賓俎不定爲肫爲髀故變文爲殽

少牢饋食禮

注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案此葢禘于太廟禮文苟有亥焉可者禘太廟之禮耳若少牢祭日則經云日用丁巳當六干柔日可矣不須有亥也疏誤以大戴記當禘于太廟禮遂以不得丁亥以下爲解本經之文非也

宿尸疏云尸不言出門面位案特牲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注云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出門徑南面故主

人與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案特牲注云不敢當尊者謂主人北面尸出乃西面爲不敢當尊耳非謂大夫尸當南面也凡少牢筵日宿尸皆著其異于士者略者竝如特牲尸主人不東西面經注無文不可據信

上佐食爾敦黍于筵上疏云不云稷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案經不言爾稷下經三飯鄭注云食以黍至下又食無注明與上同食黍也是鄭義不食稷疏非也

有司徹

庶羞注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案疏醢爲衍字

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獻兄弟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

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旣爵皆者是以辯案此文是衆賓衆兄弟皆拜受爵坐祭立飲不拜旣爵也注云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或非

鄉飲酒疏云凡拜于席末者皆非席上案此篇尸侑主人皆筵上拜宜考

不賓尸尸酢主婦節注主婦夾爵拜爲不賓尸降崇敬案此決少牢主婦受酢不夾拜故爲降也疏以獻尸說之遂不通

席上下升降附

席設于堂南面者神席西上人席東上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注云神不統于人及禮賓徹几改筵東上鄉飲鄉射之

賓席燕大射之賓席有司徹之尸筵皆南面東上也聘禮賓
改筵注云東上冠禮子昏醴婦雖無明文以其皆于筵西受
醴而升升必由下可知皆東上矣燕大射卿席賓東皆東上
注云統于君惟鄉飲鄉射之遵席于尊東注云不言東上統
于尊則西上然則賓之必東上者統于尊統于主人也北面
者燕之孤席賓席大射之諸公席工席凡工席同文皆略耳皆東上統
于君也東西面之席則皆以南方爲上在階上故統于階也
鄉飲記注云主人介席南上故升自北方有司徹主人侑亦
皆升自北方知並南上也惟大射大夫次卿而西南面東上
有東面者則北上此本南面之席因南面不容故轉而東面
故順之北上統于賓若鄉飲射之遵有西面者亦北上也曲

禮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江愼修云古人常坐在室中此就室中之席言之西方爲上統于奥也南方爲上統于戸牖與堂也是也有司徹主婦房中南面主婦先立席西乃升筵是亦升自西方席亦東上統于主人也

鄉飲記曰主人介升席自西方降席自南方注云升由下降由上由便案主人介皆自階升席北方非便又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注云升必由下考諸禮經無由上升者則是不由便也考鄉飲鄉射注于主人自席前適阼階云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于主人作司正降自南方云不由北方由便凡由便之文皆施于降則知鄉飲記注當以降由上由

便五字爲句非謂升降皆由便蓋升必由下而降可由上故玉藻辨登席不辨降席也然按禮文升降皆以下爲正鄉射注主人降席自南方云禮殺由便明禮盛不由便也鄉飲鄉射賓主受獻皆席末啐酒遂由下降至正禮畢主人乃由便而降南方獻禮至介而殺故介受獻不啐酒旣不啐酒則降南方爲便也啐酒必席末若有司徹之侑雖不啐酒升降皆由北方有司徹尸主人侑之席及升降全與鄉飲相似祭禮盛不敢殺也燕禮大射禮賓席末啐酒降席注云席西是亦降由下及受酬升筵奠于薦東降筵西雖奠觶就東猶降自西臣在君前不敢殺也若冠醴子昏醴婦子則筵末啐醴降筵拜婦則降席東面啐醴是皆由下巳乃奠觶薦東降筵是亦禮殺由便自上而降也昏禮

賓亦然　鄉射徹俎主人降席自南方大夫降席東明自東方賓降席北面則自若由西方也蓋一時賓主大夫俱降若俱不由便則堂上交錯糾紛而賓主大夫必相背又盛禮主于賓大夫故俱不由上可知記云主人介降席自南方者明賓及大夫必無由上降注云降由上由便又明非降之正而疏遂以升由下降由上為卽席之通禮則失之也